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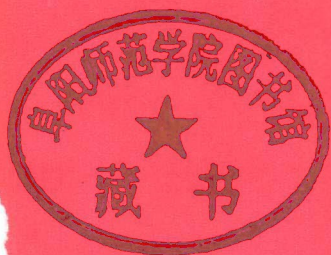
航初在大西洋上

周而复



重庆出版社

I267/a
1



航
程
在
大
西
洋
上

周
西
復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忠 凤

周而复 著

航行在大西洋上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75插页4 字数270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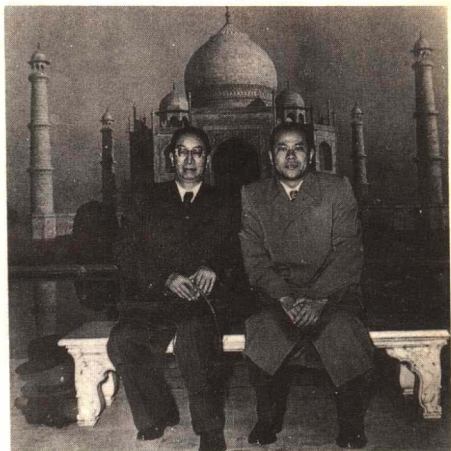
ISBN 7-5366-1993-6/1·378

定价: 5.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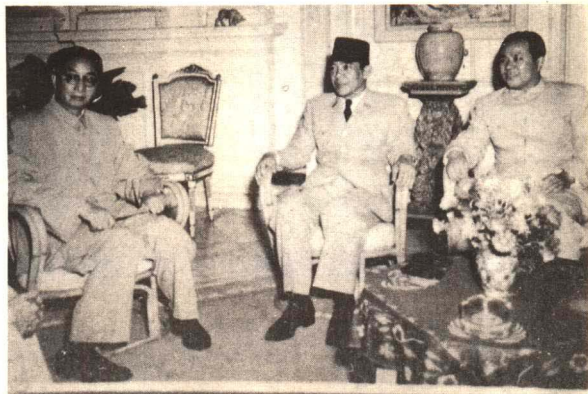


◀ 1954年在印度，尼赫鲁总理会见中国文化代表团（右一为周而复，右二为郑振铎）

▼ 1954年12月，周而复与郑振铎团长在泰姬玛哈陵



▲ 1955年6月，周而复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



▶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会见郑振铎、周而复（右一）

1963年在东京，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
本治一郎和周而复在
一起



1958年，周而复
在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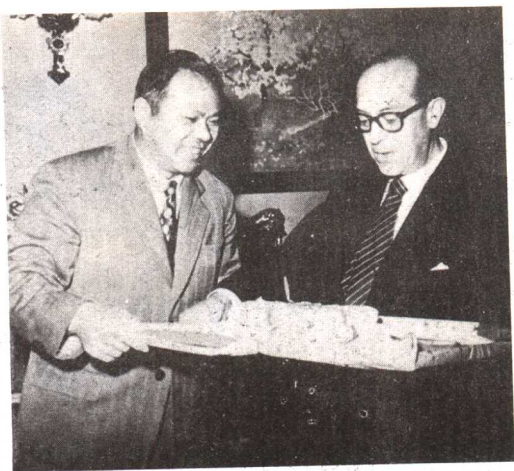
1958年，周而复在捷
克布拉格



1958年9月，周而复
在阿根廷首都



1958年11月在巴西，库比契克总统夫人会见周而复



1959年在乌拉圭，乌拉圭外交部长埃亚乌利会见周而复



1961年，周而复（左一）在古巴



1959年春在智利，周而复穿印第安人服装拍照



1959年5月，周而复在意大利威尼斯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专门记叙作者国外访问、旅游活动的散文集。全书分为“亚洲之旅”、“欧洲之旅”、“拉丁美洲之旅”三部分，共收作品37篇。这些作品生动地记叙了作者几次率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亚、欧、美洲的情况。作者擅长叙事写景。他的这些散文叙事清晰明快，描写细腻真切，把所到各国的自然风光、文化古迹、历史典故、风土人情、独立前后的斗争以及各国人民对中国的热爱和友情，都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出来，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是一部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散文集。

目 录

一、亚洲之旅

和平的最强音·····	(3)
第七个德里·····	(11)
泰姬陵的清晨·····	(24)
访泰戈尔故居·····	(30)
阿旃陀石窟·····	(46)
伊洛瓦底江的友情·····	(54)
花鬘斗薮龙蛇动·····	(77)
赤道上的翡翠·····	(82)
东方的希腊 ·····	(101)
苏门答腊——希望之岛 ·····	(115)
国宝 ·····	(131)
长良川畔 ·····	(138)

珍珠的故乡	(14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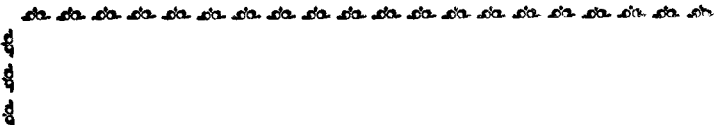
二、欧洲之旅

高尔克村的怀念	(163)
历史的镜子	(178)
菩提树下的小溪	(189)
瑞士秋色	(196)

三、拉丁美洲之旅

全民的节日	(207)
自由迟早必将到来	(221)
绿色的金子	(234)
南极和北极	(243)
危地马拉的仇恨	(256)
印第安人	(263)
铜的王国	(275)
煤矿上的花园	(283)
航行在大西洋上	(290)
马埃斯特腊山的呼声	(309)
美国的“王牌”	(315)
巴蒂斯塔的部长	(323)
记卡斯特罗总理	(331)

光辉的榜样	(341)
自由在这儿诞生	(347)
马埃斯特腊山麓	(361)
加勒比海的明珠	(367)
松树岛	(372)
在古巴前线	(384)
火炬	(408)
后记	(416)



一、亚洲之旅



和平的最强音

当飞机临近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上空，我远远就看见了机场上一大片人群，挥动着手里的中国和印度的国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的专机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下了飞机。我的眼光马上给面前一片挥动的旗帜和飘扬的鲜花所包围了。一个花环又一个花环套到我们头上来，一直套到鼻子那儿，眼睛几乎要看不到面前的事物了，幸亏有人帮忙，把花环拿下来，才可以清楚看见拥在面前的人群；又是一个一个的花环，又要看不见了。欢迎者不断向我们撒着红玫瑰花瓣，一片片飘落下来，像大雨点似的。

在红的、黄的、白的鲜花的包围中，在欢呼的包围中，我几乎分辨不出谁讲什么话，谁叫什么口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就是：

印中友好万岁！

和平万岁！

我们从中国带去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友谊，我们的脚第一步踏上印度土地的时候，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对和平的愿望。

我们在印度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发自人民内心的友谊。在几万人的广场上，在上千人的招待会上，在上百人的座谈会上，在少数人的交谈中，以至于在马路上，我们大家都不相识，但是大家都仿佛是老朋友。记得在德里的红堡，当我们走出放置孔雀王座的宫殿，发现一个印度中年男子，看上去不到50岁，穿着一身白色的印度民族服装。他跟着我们走，嘴啜嚼着，眼光老是热望地盯着我们，最后终于激动地走上来，握着我们的手，说：

“我是印度的一个普通人，我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到达了新德里，我很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即使是一个代表团的团员也好，但我知道我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们，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与安慰。印中友好，和平万岁！”

我们两人紧紧地握着手，很久很久谁也不放松。是的，他是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但他又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他代表了千千万万的印度人民说出心中的话，我们到处看到这样的普通的印度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必讲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大家都明白对方心里要讲的话。

就说我们出席印中友好协会在德里甘地广场所举行的欢迎文化代表团大会吧。且不说欢迎会上激动的语句和热烈的掌声，也不提群众沸腾的热情，单讲散会走出广场那一段

吧。我们从主席台旁边上汽车，要是平时步行到门口，最多也不要半分钟。但是我们的汽车至少开了10分钟光景。走道两边拥挤着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只一只印度人民友谊的手伸进车厢里来，一边握着，一边讲：

印中友好！

毛泽东，金大巴（万岁）！

和平万岁！

有的就高声叫了起来。一只只友谊的手伸进车厢里来，几乎要把车厢的窗门塞满了。年轻的孩子太矮，手伸不进来，大人把他抱起让他伸进来。汽车给人群堵塞得几乎不能前进了，由于主人的引导，好容易才慢慢开出，两边人群还不断投过来热烈的掌声和微笑的眼光。

在阿旃陀，在孟买，在马德拉斯，在加尔各答，我们到处遇到同样的动人的情景。特别是在波保尔和贾尔冈车站。到波保尔车站是在12月14日深夜两点多钟，文化代表团的专车一进站，立刻被震动夜空的欢呼声包围了，文化代表团团员刚一下车，旋即被在车站已经等候了3个多小时的人群簇拥出去；简直不必用腿走路，欢腾的人群就把团员拥到事先布置好的主席台那儿去。天上繁星在闪耀，月台给火把灯光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在灯光闪闪人影憧憧中走过来一位妇女，手里端着一盆灯火，举到我们团员头上，然后在团员面前绕了一个圆圈，用大拇指蘸了硃砂在额头当中向上一抹。这是印度人民最高贵的民族仪式，是母亲、姊妹送亲人远行或出征而祝福的仪式。

在贾尔冈车站则是另外一个场景：车子一停，当地的负责人就来接洽，说是下面有个欢迎会请我们去参加。我们跟随他们走去，刚上了天桥，我们一露面，就听到轰轰的雷鸣一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压倒车站上一切的声音。等我们走下来，简直没法知道那儿有多少人，天桥上，月台上，车站门口广场，门外边，一直通向马路的远方，看不见尽头，都是人。马路上的人挤不下了，有人干脆就站在自己楼房的窗口，眼光远远对着车站月台，对着月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代表团。

有人以为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可以交朋友也不能够和平共处。是的，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够妨碍我们之间的深厚的友谊。我在印度将近两个月的愉快的旅行，许多地方许多人许多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说得好：“这两个亚洲伟大的国家，如此相似又是如此不同，两国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性的意义为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我们总理访问中国而重新照亮。从这些访问中所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我们两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交往是如此密切，以致我们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不同也不能阻隔我们。”孟买省首席法官贾格拉先生更进一步说：“有人以为和共产党国家交朋友是一种冒险，他不了解为什么聪明的人们竟会认真地这样设想，即似乎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只可能是政治联系。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了解、欣赏和学习。”他又说：“当我回想过去